

让我们为对方梳理羽毛

□小文

这天晚上8点,女儿突然提出要做游戏。她说:“爸爸,你站这里。”然后她让我站到老公的对面,说:“你们把手拉起来,再举起来,做成拱桥的样子。”接着,女儿就以我和老公为轴心,穿过我们用手搭成的拱桥,绕着我们的身子转圈,一边转一边唱着歌。

在女儿的歌声中,我和老公也开心地大笑,笑着笑着,我问老公:“你的手怎么变得这么粗糙了?”恋爱时,他的手很细腻,我还逗他说这么好的手应该去弹钢琴。结婚6年了,我们忙着挣钱,忙着生养孩子,磕磕碰碰地过日子,再没有像恋爱时那样仔细看看对方的手,我心里瞬间有了别样的滋味。这时老公也说:“你的手也变了。以前你的手很柔软,现在却硬硬的。”我说:“还不是这日子弄的嘛。”这一夜,已经久违了的关心又开始出现了。

此后,我们全家都爱上了这种身体相互接触的游戏。我们从“拱桥”发展到“坐轿子”,我和老公的双手交叉握在一起,组成一个“坐垫”,然后女儿的两条腿分别跨在我们的胳膊组成的圈中,坐在我们的双手上,手则搭在我和老公的肩上。我们就喊:“新娘子来喽,新娘子来喽。”把女儿从这间屋驮到那间屋。驮着驮着,老公突然说:“累了,休息一下再来。”我很奇怪:“我都没有累,你怎么就累了?”老公说:“这一阵子都是这样,很容易疲乏。”

我有些害怕,第二天就把老公拖到医院,一查,结果是转氨酶偏高。老公小时候得过肝炎,只要身体状况不佳,转氨酶就会升高。回到家中,我命令老公一个月之内不许做家务,晚上10点必须上床睡



觉。而我则开始每天晚上都用紫砂锅煲汤,早晨早早起床用煲好的汤煮面条给他吃。

以前,为了多接些活,我晚上总有不少应酬。现在一想,还是家人的身体要紧,钱是赚不完的。所以,我晚上尽可能地早回家,做些荤素搭配的好菜,让老公饮食更合理,帮他调理身体。不出一个月,老公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,到医院一验血,果然,转氨酶基本恢复正常了。

那天,从医院回家,老公和我十指相扣,这种亲密的感觉很让我感动。婚后这么多年来,我们除了亲热时才有身体交流外,平时各忙各的,很少有这种亲昵的感觉,以至于都忽视了对方的身体,淡忘了曾经令我们心动的一个眼神、一个笑脸。

老公也感慨地说:“平时看报只注意与工作有关的信息,现在不同了。昨天看报纸,有一篇短文特别好,讲的是夫妻两人每

天拥抱一次的小故事,读着读着居然被感动了。”

说着说着,我们就到家了。一进家门,老公便张开双臂,我顺势扑了过去,接着他牢牢地抱住了我。我感觉是第一次被他这么温暖地抱住,有一种在爸爸怀中被宠着的感觉,不由得泪花闪闪。

晚上,我们一家三口又开始做游戏。我突然发奇想,让女儿来“钻山洞”。我和老公都躺在床上,身体不断交叉重叠,做成各式各样的“山洞”,然后女儿像穿山甲一样从中间爬过,这种“体语”交流使我们在肌肤相亲中,慢慢明白了什么是“耳鬓厮磨”。

很多年前读到一首诗,说的是两个人相爱的方式,就是“互相为对方梳理羽毛”,当时还不太理解,现在终于有了全新的认识。男人和女人之间,最本质的需要就是生命的相会和身体的相融,而在生活中最基本的便是彼此身体的亲密无间。

家幽默

抢红包

老公:“你老盯着手机看什么?”
老婆:“抢红包。”
老公:“一晚上能抢多少?”
老婆:“没准,有时几块,有时几分。”
老公:“我给你50块,你能不能盯会儿我?”

很有道理

室友说:如果女人一天走了两万步,那么她是在逛街买东西;如果一天只走了18步,那么她是在网上买东西。(很有道理的样子!)

猜硬币

吃完饭,女友和谁都不想洗碗,她说:“猜硬币吧!你猜对了我就去洗。”只见她一拍:“几年的?”

坏了我的好事

到火车站去,问一美女:“请问火车站网上取票点在哪?”美女看了我一眼说:“口渴,买瓶水来告诉你。”边上大爷突然说:“小伙子,我带你去,渴死她。”大爷,你能不能不那么多事。

为什么不早点问我?

5岁的孙子喜欢乱写乱画,常常一边画画还一边说这画的是什么,那又画的是什么。这天我拿了一张他以前画的画问他:“你这是画的什么?”

他歪着头看了半天,最后无奈地对我说:“你为什么不早点来问我,现在我也不知道了!”一下子把我逗乐了。

忘了儿子

这几天降温,我一不小心着凉了,昨天下午实在是咳得厉害了,想着老公快下班了,于是让他给我带盒药回来,结果他却两手空空地回家。我不禁有些恼了,气哼哼地说:“前天让你带一个灯泡回来你忘了,今天让你带药,你还是忘了,你说你心里还有我吗?”

一旁正在玩玩具的儿子见我这样,有些急了,跑过来对我说:“妈妈,你别怪爸爸了,他不是有意的。”我不禁好笑,故意板着脸问儿子为什么帮爸爸说话,儿子赶紧摆手说:“不是的,前天爸爸去幼儿园接我,抱起我说:‘这个小胖墩儿是谁呀,怎么这么沉’,他连自己儿子都不记得了,他就是忘性太大。”(广日)

小说连载

曾少年

(17)

■文/九夜茴

吴大小姐死了

吴大小姐死在了自己家里。

她一身齐齐整整的,还是那么干净,就像一早知道了大限,丝毫看不出痛苦和狼狈的痕迹。她躺在院子里那个平时常坐的旧长藤椅上,头微微歪向左边,仿若在仔细听石桌上收音机里那一出戏的唱白。灰白色的头发仍像平日里那样整齐地拢到耳后,用乌色的发箍定住,一丝不乱。她穿了件淡青色的锦缎长褂子,那是在姚阿姨店里裁的,斜襟的,领口上绣着几只兰花。藏青色的棉布裤子浆洗得很平整,黑色的布鞋上也没什么灰尘。腕子上没有首饰,只有她平时用惯的淡淡雪花膏味。老人家一身清白地来,也是一身清白去了。

最早发现她的是姚阿姨,吴大小姐头些天拿了一块旧布料来找她定做褂子。姚阿姨说那料子虽然看起来有年头,但材质却是上好的,一看就是她压箱底收着的好东西。本以为吴大小姐是要出远门才会特意制作件新衣,没想到到头来竟是上路时穿的了。

姚阿姨今早做好了褂子,怕热天老人出入不方便,就给她送了过来,进门看她坐在院子里,先还以为是在睡觉,眼看日头越来越低,要照过来了,姚阿姨便轻唤她,想把她叫醒。吴大小姐却没有动静,姚阿姨推了推她的肩膀,她手上的大蒲扇就顺势掉了在

地上。姚阿姨这才发现有些不大对劲儿,吴大小姐独居,旁边也没有人帮忙看顾,姚阿姨忙喊了居委会来看,可那也晚了,人已经没了。

吴大小姐的院子里少有地热闹起来,大人们忙前忙后的,我站在一旁呆立着。想走到她正面,去瞧瞧她的脸,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子。我想以后再也见不到她,大约应该是要哭,可眼泪却像结成了冰,怎么也落不下来。我想跟她说说悄悄话,说那个珠花头面是我拿走了,我要还回来的,但嘴巴张开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,好像一切都化在空气里了。

我也不知自己站了多久,就在他们要把吴大小姐抬到屋里去的时候,我突然冲了过去。但是却被小船哥拉住了。他把我按在怀里,小声说:“乔乔,乔乔,别看。”

我终于哭了出来,可是声音还是被更强烈的悲声盖住了,那就是跟小船哥一起过来的将军爷爷。

他单膝跪在院子里,号啕大哭。

慌乱中不知是谁碰响了吴大小姐的收音机,里面播的正是程砚秋的那一段:

“对镜容光惊瘦减,
万恨千愁上眉尖;
盟山誓海防中变,
薄命红颜只怨天;
盼尽音书如断线,
兰阁独坐日如年!”

下期关注:我想把珠花头面还给吴大小姐

纪实连载

老洋人张庆

(27)

■文/潘运明

老洋人坐滑竿

早在自治军离开母猪峡之时,丁保成、赵中魁、陈玉堂等几位参谋都觉得,这么一支强大的队伍不声不响地回老家去,总觉得不怎么妥帖,会被豫西绿林嗤笑的,既然蹚了这么长时间回去,是荣归故里的事儿,应该吹吹打打、热热闹闹、光光棍棍地回到家乡。可怎样才能热闹起来呢?他们思来想去,想不出更好的办法,最后还是陈玉堂一拍脑门道:“依我看不如模仿洛阳吴佩孚出行巡视的模样,端起架子,摆开阔气。”

吴佩孚巡视又是什么样的呢?他们也只是听说,没见过一次,但不管啥样,只要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标准来张罗,也就知足了。于是,他们找来一顶绿呢大轿,请老洋人张庆坐在轿子里,前面铜锣开道,后面卫队跟随,前呼后拥,鼓号声声,锣声铿锵,耀武扬威,派头十足。在行进途中,遇到山路,张庆觉得坐轿比骑马还难受。

还是赵中魁别出心裁地又想出一种办法:弄两根挑脚用的大柳木扁担,把古色古香的大圈椅绑在扁担上,像做滑竿一样做成特制座椅,让张庆坐在大椅子里,两人抬着上下晃动忽闪,时而在云中雾里,时而在水上风里,还可观赏一路的美景,看上去很有派头,沿路村寨绅民迎接时,无不感到奇特新鲜,张庆倒觉得这样别有一番情趣。

无论张庆乘坐大轿、滑竿、圈椅或马车等,队前总是或抬或用马拉一张八仙桌,桌上放着各种供品,燃着三炷胳膊粗的大香,缭绕的香烟里竖块木板,上写: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。这是豫西一带起房屋盖时的风俗,农户在起房屋建时,总要在上梁的当日,在新房后墙贴上一块黄表纸,上写: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,就是图个吉利,这竟被自治军一帮参谋们派上了用场。其他几路杆头,也都根据自己的人马多少情况摆起了阔,骑

马坐轿,各取所好。

在队伍的前面,还竖有不少旗杆,除了“河南护国军”和“河南自治军”两面大旗在队列里飘荡外,还有红底黄火焰边的三角旗,上写着“替天行道”或“检阅大巡阅使”,也有只写一个字“集”或“忠”字的;更有红底蓝火焰边的旗上写着“张”、“王”、“李”、“赵”等单字,好多旗下挂着一尺来长的五色布条,一面旗表示一杆人马,一个布条表示一队或一营的人马,以此来炫耀各杆兵力。

河南自治军这样张张扬扬、吹吹打打一路走来,没有遇到什么阻碍,回到了汝河岸队伍的出发地,不知是看热闹抑或是热情接待,沿途村寨大人小孩皆是夹道欢迎,不少大寨如同办喜事似的,张灯结彩,鞭炮齐鸣,有的村还写来大戏演唱,以示庆贺。

返回豫西的自治军驻防情况很快传到驻郑县城的剿匪司令部:李鸣盛、陈青云杆盘踞在鲁山以西马楼、耿集;张得胜、吴大脚等杆盘踞在宝丰以北、郟县以西的谢庄、清凉庙岭一带;老洋人张庆与张大麻等杆在汝河南岸的磨崖营、商酒务、赵官营。统计各杆人数有万余之众,驻地宛若一字长蛇,蔓延百余里,声势浩大。

靳云鹏得知三大股匪将分途归来,所过之处,纷纷攘攘,轰轰烈烈,老洋人张庆还自称什么巡阅使、检阅使到此,一路上张贴告示安民,真让人啼笑皆非。惊喜之余,他又多了一层担忧。忧的是万一被掳的洋人有个三长两短,自己很难交差,怕逮不住黄鼠狼,惹得一身骚,出力不讨好,前功尽弃不说,甚至会落个罢官丢职的下场。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,他不敢怠慢,急驰洛阳,向吴佩孚寻求良策。

豫西大围剿的帷幕徐徐拉开,老洋人张庆该如何面对。

下期关注:多路大军会豫西